

467185

文献

Wenxian 12

文 献

第十二辑

北京图书馆

《文献》丛刊编辑部编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六月

文 献

第十二辑

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文津街七号)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排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850×1168 1/32 开本 8.5 印张 200 千字

198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8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 册 定价: 0.90 元

图书分类号: G 256—5 统一书号: 17201·22

目 录

- 一个值得重视的《楚辞》注本……………张崇琛(1)
- 吴梅戏曲题跋(上)……………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(6)
- 小说史上又一部讲史平话《三分事略》……………陈翔华(22)
- 《三国演义》在国外……………王丽娜(44)
- 《儒林外史》的礼及其叙事体结构……………〔美〕林 顺 夫 撰(67)
希春译 维沫校订
- 《儒林外史》清代抄本初探……………陈 新(83)
- 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的生平及其著作……………〔日〕高杉一郎撰(88)
胡有恒译
- 章炳麟致柳诒征论修史书……………柳曾符注释(101)
- 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序……………王利器(105)
- 关于洪大全问题的再探讨……………苏寿桐(108)
-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·
- 王季思自传……………(117)
- 傅衣凌自传……………(127)
- 记陈师曾艺事——兼谈与鲁迅的友谊……………邓云乡(137)
- 怀念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……………谢国桢(147)
- 忆念赵万里先生……………冀叔英(151)
- 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(三) ·
- ……………郭绍虞 吴泽 吴晞 常教 林世堂(157)

- 古籍的考辨……………洪湛侯(165)
- 焦竑及其《玉堂丛语》……………李焯然(173)
- 《日下新讴》(续完)……………题(清)前因居士著
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(183)
- 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(六)……………北京图书馆金石组(201)
- 顾广圻石刻题跋选录
……………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徐自强 张聪贵辑录(208)
- 嘉业堂藏书聚散考……………周子美(220)
- 西文美国参考工具书选目提要(续五)……………戚志芬 马惠平(225)

· 古代文献知识 ·

- 从历史文献看汉代的烽燧制度和候望系统……………许树安(240)

· 文献之窗 ·

- 王梵志诗拾遗……………何文广(254)
- 《同文尚书》出版感言……………王国华(257)
- 《海录碎事》翻检小记……………陈汝法(259)
- 旧抄本王惟俭《宋史记》二百五十卷……………吴丰培(261)
- 范希曾论校仇学……………中 岳(265)
- 《聊斋文集》抄本……………王文章(266)
- 包楼斧不是李涵秋笔名……………裴效维(267)
- 谈谈黄绍湘著《美国通史简编》……………朱士嘉 黄道立(263)

〔补白〕

- 薛英：李慈铭之藏书印(21) 王恩保：《十三经注疏》的卷数和字数(82)
- 王利器：章学诚的生年(107) 杨：介绍《木鱼歌、潮州歌叙录》(150) 中原：《诗·黄鸟》揭露残酷的殉葬制度(182) 长柳：《少林寺资料集》一书即将出版(200) 刘宜：尚可喜后人收藏之《尚氏宗谱》(219) 卓：《石评梅作品集·散文集》简介(224)

一个值得重视的《楚辞》注本

——读刘梦鹏《屈子章句》

张崇琛

《楚辞》注本中，刘梦鹏的《屈子章句》一向很少为人所称道。偶有语及者，亦多抑词。如游国恩《楚辞概论》介绍此书说：

清刘梦鹏撰《楚辞章句》（按：当为《屈子章句》）七卷。这书就诸本文字的异同，参互考订，亦颇详悉；然不注某字出某本，是他一个缺点。至于篇章次第，紊乱尤多：如《九歌》内《湘君》、《湘夫人》、《大司命》、《少司命》本各自标题，而删除《湘夫人》、《少司命》的篇名，称《湘君》前后篇、《司命》前后篇。又《九章》内把《抽思》、《桔颂》的篇目删去，统名为《哀郢》，且移置它们的先后，都不知何据。又误以《史记》叙事的文为屈原的话，合《渔父》、《怀沙》为一篇，删去《渔父歌》，而加入“乃作《怀沙》之赋，其辞曰”九字，尤其是任意更张，绝不可从。

游先生的介绍，大体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（不录），今人言刘书者，多同此说。

己未、庚申之际，余参加教育部举办之“楚辞”师训班，从姜亮夫先生学《楚辞》。适先生处藏有乾隆五十四年黎青堂刊本《屈子章句》一部，乃在先生指导之下，费时三月，潜心研读。读讫，始知向之言《楚辞》者，于刘书长处多未注意，而《屈子章句》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《楚辞》注本。兹特不揣冒昧，略陈一得之见。

首先要指出的是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及游先生所述刘氏变易屈赋篇章事，均有未尽：如《九歌》内以《东君》与《东皇太一》大旨略同，移为第二；《九章》既出《怀沙》，复入《远游》，并删去各篇之目，而以第一章、第二章等系之，总题曰《哀郢九章》；又以《大招》与屈赋诸篇全不相似，谓非屈原手笔而删去不录。就变乱篇章次第一点而言，刘书洵难称善。

然而，只要细读全书便可发现，篇章次第的“紊乱”，并非刘书的主要特点。刘氏生当考据学甚盛之乾隆时代，其注《楚辞》，不溺于章句，而运用“知人论世”的方法，重在屈子思想的清理、发明，这才是卓然不同于时人的。观乎乾嘉诸子，注书多重训诂考据，而忽视义理阐发，刘氏则无此病。视其注本，每篇皆先有总论，然后分段注释，并合若干段为一节或一章；章又有章旨，节有节义，全书脉络清晰，词气贯通，与大义不明而锱铢作解者迥异。总论及章旨节义亦颇多精阐之见。如辨“依彭咸之遗则”非为投渊之谓曰：

屈子前后称彭咸者六，志行之符，非小谅之效。子政水游云云，亦泥于湛身之说，而非所以为则矣。吾观屈子骤谏不听，任石无益之语，且若有不满于司徒、伍胥者，而于彭咸独惓惓焉，宁无谓耶？且此篇（按指《离骚》）作于楚怀疏黜之日，未应便欲水游，可知遗则自有在也。

又云：

国既无人，又莫知己，悲怀无益，惟有遂初练要，求仁得仁，以从彭咸之处而已。孔云窃比，孟称愿学，志趣依归，各有私淑。彭咸所居，岂赴清冷之谓哉！

王逸以彭咸为殷贤大夫，谏君不听而自投于水，其说无据。梦鹏之说，虽非首创^①，然其言甚辨，颇能启后人之思，俞樾、曹耀湘诸氏之说或受其影响^②。又，《离骚》“欲少留此灵琐兮，日忽忽其将暮”，王逸以“灵琐”为喻楚王之省阁，释日暮为年岁之将尽，亦牵附之甚，后人（如朱熹）虽斥其“非文义”，亦无确解。至梦鹏则谓：

琐，锁闼也。县圃登之则灵，故称灵琐。昆仑三重，最上一重，是维上天，是为太帝之居。原欲上征者，欲上至太帝之居，下文所谓开关，即其处也。县圃近帝关而尚未到者，故不敢少留，恐日暮不及上征者也。

以县圃为屈原幻想中上天必经之地，原欲暂留，又恐日暮，不及上达帝关，说既浅显，又合于文义，故近世注家多有从之者。再如发《东君》篇末“举长矢兮射天狼”之义云：“天狼星在西宫咸池，盖寓言秦也。……呜呼，报仇雪耻，原何日忘之哉！”与戴震报秦之说亦不谋而同^③。他如谓《天问》乃“引而不发，令人自悟，不质言而若疑难”；谓《远游》“与《离骚》末节结意大同”，“神仙度世，皆无聊解脱之语，非真欲学道延年”；本太史公而断《招魂》为屈原所作，谓“假托巫阳之口，备道南州之乐”等，其见解亦皆有胜前人之处。至其论屈子之为人，谓既有悲愤激切之情，又有“深仁笃挚之性”，而最后之投渊乃因不忍见其邦之沦丧，尤能发前人所未发，章学诚推为“能知古人之意”（见章氏《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》），诚非轻许。当然，刘氏以一“名孝廉”而为屈赋作注，又事事皆欲索其旨归，其间儒家说教之言，牵附凿空之处，亦所难免。

是书字词诠释，简明扼要，然又不乏新解。如释《离骚》“不抚壮而弃秽兮”曰：“抚之为言，爱也，护也。壮则犹未零落者，即下‘余饰方壮’之壮。秽，乱芳者。此度，即指不弃秽而言。”谓“不抚壮而弃秽”为不爱抚美壮而扬弃秽恶之义，实较旧解为得，闻一多先生《离骚解诂》辨“壮”字之义即本乎此。再如释《离骚》之“灵修”为善修，谓“伤灵修之数化”“即兰芷不芳，荃蕙化茅之意”，“善修不力，为可伤耳”，亦甚有思致。龚景翰《离骚笺》释“修为修治、修饰”，“在君为灵修，在臣为好修，其义一耳”，亦似本此。又《哀郢》“皇天不纯命兮”，王逸释“纯”为“纯一”，朱熹释为“不杂而有常”，均颇感扞格。刘氏曰：“纯之为言，笃也。”是“不纯命”即不厚命矣，于义既明且顺。《怀沙》“文质疏内兮，众不知余之异彩”，旧注皆以

“文质”、“疏内”分疏，刘氏则谓：“文，道德之华；质，忠诚之实；疏，豁达；内，木讷。有此四者，屯中发外，彬彬可观，故曰异彩。”亦甚合于《楚辞》之文法^④。他如谓《离骚》“夕归次于穷石兮，朝濯发乎洧盘”，“即下淫游之意”；释“虽信美而无礼兮，来违弃而改求”之“无礼”，为“骄傲淫游，放于礼法”；释“凤皇翼其承旗兮”之“承”为“接”，“言凤皇同翔其上，其翼与车旗相承接也”，都甚切合诗义，而为后人所采用。

刘氏注《天问》，于历史事实的考核，尤有其卓异之处。如“厥萌在初，何所亿焉。璜台十成，谁所极焉”四句，旧注皆不可通。刘氏引《淮南子》谓“璜台十成，极言皇居壮丽之意”，以为此四句当是问舜事，“舜初意本不及此，而卒有天下”。考之上下文义（此章前后皆言舜事），其说甚确。再如“该秉季德，厥父是臧。胡终弊于有扈，牧夫牛羊”四句，自来《楚辞》注家均不得其解，刘氏乃能据《左传》、《竹书》、《山经》，指出“该”即殷先公之“王亥”，“有扈”为“有易”之讹，“弊于有扈，牧夫牛羊”即王亥败于有易，有易“困辱之，使为牧竖”。其结论之确凿不易，竟令人惊叹。近人王国维通过甲骨卜辞的印证，亦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，然已是在刘氏之后一百多年了。

是书正文之前还冠有《屈子纪略》一篇，为刘氏考证屈子生世之作。其以屈原迁放江南在顷襄十二年，卒于二十一年，均甚有见地（前者与游国恩说只差一年，后者与郭沫若说相同）；然定屈原生年在楚宣王四年，则未免过早。

关于刘氏身世，《清史列传》及《湖北通志》、《蕲水县志》均有记载，略谓梦鹏字云翼^⑤，清蕲水人，乾隆十六年进士，曾官饶阳知县，循声颇著。后以丁艰归，寻卒。所著除《屈子章句》外，尚有《春秋义解》十二卷，大旨推本《公》、《谷》。《屈子章句》的最早刻本即乾隆五十四年藜青堂刊本，其后又有嘉庆五年藜青堂刊本及嘉庆务

本源重刊本(与原刊无大异)。然皆流传未广,今存者亦不多。究其原因,与学人之抑词不无关系。论者于刘书长处不能洞见,而专责其篇章次第之“窜乱”,洵为不公。由今观之,是书要不失为清人注释《楚辞》之重要著作。有清一代,注《楚辞》者颇多,而刘氏《屈子章句》之明晰,与王夫之《楚辞通释》之多微义,蒋骥《山带阁注楚辞》之翔实,戴震《屈原赋注》之精核,可谓各具特色。此意向曾与亮夫师言及,师亦以刘书为佳,且以不能翻印为憾耳。

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

注

- ① 对于王说,宋钱杲之已启疑端,其《离骚集传》云:“从彭咸所居者,犹言相从古人于地下也。”
- ② 俞说见《读楚辞》、《楚辞人名考》,《春在堂全书》本《俞楼杂纂》。曹说见《读骚论世》(稿本,北京图书馆藏)。
- ③ 据段玉裁《戴先生年谱》云,戴震《屈原赋注》写于乾隆十七年,刻成于乾隆二十五年冬。刘书虽刊于乾隆五十四年,然据其自序云,乾隆二十五年八月之前已经写成。
- ④ 如《离骚》“览相观于四极兮”之“览、相、观”,《抽思》“好姱佳丽兮”之“好、姱、佳、丽”,《悲回风》“闻省想而不可得”之“闻、省、想”,均与此同类。参余《楚辞文例》。
- ⑤ 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作刘飞鹏“飞”系“梦”之误。《四库存目》作《楚辞章句》,“楚辞”系“屈子”之误。



吴梅戏曲题跋(上)

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

吴梅(1883——1939)字瞿安,或作瞿菴,别号霜厓,亦自称老瞿。江苏苏州人。我国现代著名词曲专家,曾任北京大学、中央大学等校教授。平生藏曲甚富,其书多数现存北京图书馆。今择其题跋,加以标点,在《文献》上发表,以供治曲者研究参考。

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二卷

明万历二十八年周居易刻本

董词开元剧先声,通本杂缀市语,不取类书故实,而朴茂浑厚,自出高、王之上。书中不分出目,最为创格。未识当时搥弹家如何起毕焉。所用诸牌,率不经见,与元人套曲不同。且多用换头,又与元剧止取前叠者大异。中如《醉落魄》、《点绛唇》、《苏幕遮》、《踏莎行》、《哨遍》、《赏花时》、《玉抱肚》、《古轮台》、《斗鹤鹑》、《粉蝶儿》、《一枝花》等,为元明词家习用外,余则离奇糅杂,颇难是正。若《哈哈令》、《倬倬戚》、《乔捉蛇》、《文序子》、《文如锦》类,止见董词,更无他曲可证。自来考订北词者,辄详元剧,而解元之作或多遗漏。凌次仲《燕乐考原》曾录董词,李玄玉《北词广正谱》亦间引之,皆未备载其目。独庄亲王《九宫大成谱》全录董词,所失载者,仅《渠神令》一支而已。

余尝为贵池刘蕙石校勘此书，酌分正衬，期月卒业。盖读此书者，未有余之勤且专也。书中同牌各曲，往往互异。如《文如锦》“细端详”曲下叠多“戴着顶上”一语；“恁心聪”曲下叠“若见花容”下少三字句一；“好心斜”曲上叠“道恁姐姐休呆”下少四字句一。《吴音子》“张生因僧”曲与“相国夫人”曲上叠，末句同作七字，而“张生心迷”与“莺莺从头”二曲则作四字。《满江红》“清河君瑞”曲下叠多“一言赖语”，都是一句。《双声叠韵》“独荧煌”曲下叠多“今夜甚长”一句。又如《应天长》、《雪里梅》、《还京乐》诸词，前后词辄有相差太远者，令人无从校核。又有《三煞间花》、《啄木儿》两调，长短互异，《大成谱》亦未考定。

此书为元词之祖，厘订颇难。余所分析者，未必可据，而如《大成》之模糊夹杂，反足贻误后学耳。余曩见闵遇王、黄嘉惠、汤玉茗诸本，自谓董词刻本藏弄已富。今又得此刻，乃知旧刻之不见著录者正多也。庚申新正元宵后二日，长洲吴梅书于东斜街寓斋。

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二卷 释义一卷

明刻本

《西厢》槧本最多。余旧藏王伯良校注本、凌濛初即空本，皆出此本之上。尝细校一过，词句间窜改至多，疑坊间射利者所为。凡句旁用套围者，皆经改易处也。标名曰“元本”，不过易动人目而已。方诸生谓“今刻本动称古本，皆呼鼠作‘朴’，实未尝见古本”云云。方诸生，隆万间（人），其言已如此，可见古本之难求矣。惟图画精良，工槧亦佳，究胜于近时俗刻万倍也。论《西厢》刊本，当以碧筠斋为首，朱石津次之。金在衡、顾玄纬诸刻，亦有可取处。即空观好与伯良操戈，局度太褊。此外坊刻，等诸自郅。其有假托名人评校，如汤临川、徐天池、陈眉公等，所见颇多，概非佳槧。庚申十月细读两过，因跋数语。长洲吴梅。

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六卷

明王骥德撰 明万历四十二年王氏香雪居刻本

长洲吴氏得沈馥庭先生藏本，价洋貳二十元，缺卷首图序。

方诸生，为会稽王伯良别字。此书已为贵池刘葱石重刊，余有一跋附后，兹本愈可宝矣。 瞿安志。

杀狗记二卷

明徐岷撰 冯梦龙重订 明末毛氏汲古阁刻绣刻演剧六十种本

此剧全取元人《杀狗劝夫》装点之，通本无一可取处，不知出自谁手。余尝谓古曲未必尽美，如《诈妮子复落娼》等，皆名实不相副。《荆》、《刘》、《拜》、《杀》亦然。墨憨订定亦不能尽善。诚哉曲学之难也。戊午五月，长洲吴梅。

古本荆钗记二卷

明朱叔撰 明刻本

丙子季冬，访居子逸鸿于海上。因晤平湖葛君芄吉，出屠纬真隆校刊《荆钗》，为君家传朴堂旧物，三世宝藏，为之钦仰不已。余见赤水所作，如《昙花》、《彩毫》、《修文》三传，秾丽有余，独少本色。至其评校古曲，止有董词、王词，他未寓目。芄吉示我此帙，亦今岁眼福也。书中上下方校记颇详，不知出之谁手。细核之，殊有见地。其云“萃雅”者，《吴歙萃雅》也。其云“三籁”者，《南音三籁》也。其云“臧本”者，臧晋叔（懋循）改本也。晋叔改“临川四梦”，余有藏本，而不知更有《荆钗》也。其云“新谱”者，吴江沈宁庵之侄自晋著有《南词新谱》也。其云“冯稿”者，冯梦龙有《南曲谱》，徐灵昭评订《长生殿》曾一引证也。其云“李批”者，李卓吾（贻）评刻本也。诸书或显或不显，而并集一书中，岂非盛举乎？余荒斋藏弃有卓吾评刻本，而独无此种。今得纵览一过，实出芄吉之赐。因记简

末，为他日词林掌故云。 丙子除夕，霜厓吴梅。

诚斋乐府二卷

明朱有燬撰 明宣德九年自刻本

此为孤本。往王君孝慈假吾《秦楼月》二卷去，以此为质。今孝慈墓木已拱，《秦楼月》又为陶兰泉印石行世。独此书尚存篋中。江潭避寇，展对凄然矣。丁丑祀灶日书，霜厓癯叟。

“诚斋”为明宪王有燬。王，定王棣长子、高皇帝孙。洪熙元年袭封，景泰三年薨。有《诚斋录》、《新录》诸集，盖宗室中贤而能文者也。钱牧斋《列朝诗集》云：“所制《诚斋乐府》传奇，音律诸美，流传内府。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。”余按诚斋所作杂剧，多至三十一种。往在都中曾购得二十二种，虽搜罗未备，而自也是园后，藏宪藩杂剧之多，已未有如余者矣！（明朱灌甫“万卷堂”、“聚乐堂”两书目，均有《诚斋乐府》。近百年间，汪氏振绮堂、朱氏结一庐亦有零种，未详其目。黄陂陈氏有《辰钩月》、《神仙会》、《常椿寿》、《东华仙》、《蟠桃会》、《八仙庆寿》六种。上虞罗氏有《牡丹仙》、《牡丹园》、《牡丹品》三种。余所得者，为《半夜朝》、《元乔断鬼》、《烟花梦》、《小桃红》、《豹子和尚》、《曲江池》、《悟真如庆》、《朔堂仙》、《官庆会》、《辰钩月》、《桃源景》、《常椿寿》、《香囊怨》、《得驺虞》、《仗义疏财》、《复落娼》、《踏雪寻梅》、《团圆梦》、《牡丹品》、《牡丹园》、《牡丹仙》、《继母大贤》等二十二种，较也是园目少《瑶池会》、《河嵩神》、《四时花月》、《海棠仙》、《文殊菩萨》、《义勇辞金》、《东华仙》、《蟠桃会》、《神仙会》九种。而《踏雪寻梅》一种，虽遵王亦无有焉，余窃自幸云。）

至乐府散套，则明清两代藏家从未著录，洵为海内孤本。吾友通县王君孝慈得诸厂甸，诧为瑰宝，邮致南都，属为校核。余方主讲南雍，因属诸生录一副本。此书不分卷数，仅分散曲、套数两类。

而套数内自《南吕·一枝花》咏帘后，皆已残缺。世无他刻，无从抄补矣。中如《柳营曲》之《风月担儿》二十二篇，《醉太平》之《风流体》二十篇，诙嘲谑浪，微伤鄙亵。其他足资考订者，如《白鹤子·咏〔咏〕秋景》五首。序中畅论南北曲之流别，为词隐、鞠通辈所未悉。又《楚江情》、《闺情五更》别见《吴骚》选本，题作古词，不知为诚斋所作。且每首后，又附北曲《金瓶经》一支，亦为诸选本所未及，可征明季曲选之陋。而《二更》一曲，与袁箴庵西楼《楚江情》大同小异。尤可知箴庵虽负盛誉，实丐乞宪藩之余沥。又《庆东原》二曲，赓和丹丘。丹丘为宁献王道号，与诚斋为父行。丹丘洞达音吕，声满江右，诚斋与之唱和，宜其词学之工也。诚斋知音之名，传遍宇内。李崧崧《汴中元夕》诗云：“空中骑吹名王过，散落天声满九州。”又云：“齐唱宪王春乐府，（“春”或作“新”，非。余据嘉靖本《空同集》。）金梁桥外月如霜。”牛左史诗云：“唱彻宪王新乐府，不知明月下樊楼。”盖宣正、正嘉百年之间，其风行之盛，有如是者。今读其词，不胜东京梦华之感矣。爰识其尾，归诸孝慈云。癸亥季夏之月辛丑，长洲吴梅书于奢摩他室。

杜子美沽酒游春记一卷

明王九思撰 明崇祯刻本

溪陂此剧与康对山《中山狼》剧，皆盛年屏弃感愤之作。钱受之《列朝诗集》：“敬夫之再谪以及永锢，皆长沙李西涯枋国时事。盛年屏弃，无所发怒，作为歌谣及《杜甫春游》杂剧，力诋西涯。流传腾涌，关陇之士杂然和之。嘉靖初，纂修实录，议起敬夫。有言于朝者曰：‘《游春记》李林甫固指西涯，杨国忠得非石斋，贾婆婆得非南坞耶？’吏部闻之，缩舌而止。”据此，则此剧亦文人口孽也。余爱其语之流丽，才情横溢，不在元人之下。王弇洲云：“敬夫与康德涵俱以词曲名，其秀丽雄爽，康大不如也。”是在当日已有定论

矣。 丁巳二月廿四日，长洲吴梅跋。

歌代歎奈剧一卷

明徐渭撰 抄本

癸亥仲秋，自南京龙蟠里图书馆钞录。此剧刻本从未见过，馆中所藏弄者亦旧钞本也。同里沈氏亦有借钞本。合吾书计之，世间恐无第四本耳。是岁腊月手校一过，略易讹字，未遑按律也。长洲吴梅。

四声猿四卷

明徐渭撰 明延阁刻本

吾十八岁即喜曲子，遇书肆中有传奇即购归。而《四声猿》久不可得，后博古斋柳蓉村售我一册，随行篋有年矣。今复得此帙，惜多涂抹，而印本较旧藏为胜，亦吾入都后一乐也。瞿安识。

此本眉间以征道人批加录，不知出谁手。瞿又注。

四声猿四卷

明徐渭撰 明延阁刻本

青藤此剧，汤临川目为词坛飞将。同时诸家，如史未考（槃）、王伯良（骥德）辈，莫不颦首。今读之，犹自光芒万丈，顾与临川之妍丽工巧不同，宜其并擅千古也。王定柱云：“青藤佐胡梅林平徐海功，由海妾王翠翘。海平，翠翘矢志死。又青藤以愤使梅林戮寺僧，后颇为厉。青藤继室张，美而才，以狂疾手杀之。既寤，痛悔，为作《罗鞋四钩》词。故《红莲》忤僧冤也，《木兰》吊翠翘也，《女状元》悼张也。”（桂未谷《后四声猿》序。）余按：余谈心《王翠翘传》备述明山始末，且云翠翘以一死报徐海，其志亦可哀也（《谈心文集》）。此固巾幗中仅见者，文长以木兰比之，可云无忝（《华亭夏谷

香作《双翠圆传奇》，吾乡秦肤雨先生又作《翠翘曲》，皆为明山吐气，惜传播不广耳）。

红莲忏冤之说，未知所本，不敢强解。至青藤继室，可考者止湖州严氏，本集卷六有《宛转词》一首（有“覆水已无及，通家如有情”之句。）又作一诗自悔，其题云：“湖〔州〕严氏有二女，其翁以长者许渭继室。渭自愆盟，顷闻为海寇断其翁臂，二女俱被执，旋复放还，便已作《宛转词》怜之。后知其长女被执时，即自奋堕桥死，幼女放还亦死。因复赋此。”《宛转词》中“覆水”句，正悔愆盟也。（诗不备录）定柱所云《罗鞋四钩》词，见本集卷五《述梦》二诗，词云：“伯劳打始开，燕子留不住。今夕梦中来，何似当初不飞去。怜羁雌，嗤恶侣，两意茫茫，坠晓烟门外，乌啼泪如雨。”又云：“跳而濯，宛如昨，罗鞋四钩闲不着，棠梨花下踏黄泥，行踪不到棲鸳阁。”就三诗比核，则“覆水无及”、“渭自愆盟”、“当初飞去”诸语，疑即一人一事。袁中郎《文长传》云：“卒以疑杀其继室。”陶石簪《文长传》云：“至是又击杀其后妇”。此所云继室后妇，必非《宛转词》、《罗鞋词》中之人。盖据三诗中所言，若作一人，则先去帷后死贼；若作二人，则一去帷一死贼。皆非文长手杀者也。且石簪《传》中有“后有所娶，辄以嫌弃”之语，是文长续娶不止一人。定柱谓“继室张”，未知根据何书？要非《罗鞋词》中之人，则固甚明显矣。因书简末，以告读者。甲寅涂月，长洲吴梅书于奢摩他室之北窗。

昔汤玉茗《还魂记》出，沈宁庵讥其不合律度，为之改削，属茗中凌初成转致之。玉茗不悻曰：“我意之所至，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。”而独倾倒文长，盖文长才气凌厉，不可一世，而其失律处，亦与玉茗同病，此不可不知也。《狂鼓史·油葫芦》末二句，一应七字，一应五字。（如《西厢》：“我待贤贤易色将心戒，怎当他兜的上心来”可证。）今云“在官中长大，却怎生把龙雏凤种做一瓮鲑鱼虾”。显然纰缪。《鹊踏枝》曲，多“几遍几乎”一句。《寄生草》第一曲，